

續僊傳序

黃魯曾撰

噫玄理妙矣無由洞識之而天下沄沄然皆趨於一
氣之盡莫能遇若人而傳其秘蒙之至訣此長生久
視不衰之術空談者甚庶求其所致則鮮哉其人予
先作列僊傳序以平日所聞且見者鋪言之此以今
證古也然繼而遠惟乃又有遺說焉誠欲發所未闡
而於貧市纖肆中偶獲夫錄本續僊傳亦家第五嶽
山人之所贊者也彼上帝之降生無紀極矣而得其
賦令之粹精者為聖賢仙者又於聖賢而得其粹精
之極者焉蓋脫然於宇宙之曠而塵視世路之紛華
者矣若一一以罪謫凡論之則天下無再僊之分譬
之古松而鍾美琥珀老蚌而產異明珠其質豈資乎

復未之氣耶緣知各本其天各成其道自靈承之自
功奏之憾無志也非悲夫無轍也惜無度也非病夫
無門也覓之覓之師可逢之久之久之事可得之此
所以劉向未傳者而又有玄真子以下列真也追憶
叅同契等書予且已序而竭其意義既以美其人之
可入許其階之可躋今又勉天下之堅討而篤求之
則未耆之時可以乘不總之家可以去矣嗟乎白雲
茫茫青山峩峩僊乎僊乎其道不孤或推世累於壯
歲或抵人事於英年行將駕清軒於大虛弄神筏於
滄海矣而豈徒鬱愁抱於毒苦之林沉憂衷於煩惱
之域哉學方外者執斯二籍玩斯數文必有獲於元
精有立於無始矣乎

續仙傳目錄

玄真子	藍采和	朱孺子	侯道華
宜君王老	馬自然	鄔通微	許碛
金可記	宋玄白	賀自真	賣藥翁
酆去奢	謝自然	裴玄靜	戚道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
海
作
用
金

續仙傳



唐溧水縣令

沈汾傳

明五嶽山人吳郡黃省曾贊

玄真子

玄真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博學能文進士擢
第善飲酒盡三斗不醉守真養氣臥雪不冷入水不
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魯國顏真卿與之交善真卿
為湖州刺史日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為漁父詞其首
唱即志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
肥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真卿與陸鴻漸
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餘首遞相誇賞而志和
命丹青剪素寫景夾詞須臾五本花木禽魚山水景

象竒絕蹤跡古今無比而真卿與諸客博說歎伏不
已其後真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酣爲水戲鋪席於
水上獨坐飲酌嘯詠其席來去遲速如刺舟聲復有
雲鶴隨覆其上真卿親賓參佐觀者莫不驚異於水
上揮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今猶有傳寶其畫於人

轍轍玄貞

欣欣綠酒

王母維師

魯公爲友

清波蔽席

囚寫帖首

鶴上竦身

雲中揮手

藍采和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常衣破藍衫六銖黑木腰帶
闊三寸餘一脚着靴一脚跣行夏則衫內加絮冬則
臥於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

長三尺餘常醉踏歌老少皆隨看之機捷諧謔人問
應聲答之笑皆絕倒似狂非狂行則振靴言曰踏踏
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
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鶴到碧落
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差
我歌極多率皆仙意人莫之測但將錢與之以長繩
穿拖地行或散失亦不迴顧或見貧人却與之或與
酒家周遊天下人見爲兒童時至及斑白見之顏狀
如故後踏歌濠梁間於酒樓乘醉有雲鶴笙簫聲忽
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靴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

采和佯狂

靈歌載路

錢來則曳

雪盈斯臥

赤縣周流

玉顏如故

濠上笙簫

迎之而去

朱孺子

朱孺子永嘉安固人也幼而師事道士王元正居大

若巖

巖即陶隱居修真詰於此亦謂之真詰巖巖之西有陶山存焉

勤苦事於元正

深慕仙道常登山嶺採黃精服餌歷十餘年一日就溪濯蔬忽見岸側有二花犬相趨孺子異之乃尋逐入枸杞叢下歸語元正訝之遂與孺子同往伺之復見二犬戲躍逼之又入枸杞下元正與孺子共尋掘乃得二枸杞根形狀如花犬堅若石洗濯挈歸煮之而孺子益薪著火三晝夜不離竈側試嘗其汁味最甘美吃不已及見根爛以告元正來共取食之俄頃孺子忽然飛昇在前峯上元正驚異久之孺子謝別

元正昇雲而去至今俗呼其峯為童子峯元正後餌其根盡不知其年壽亦隱於巖之西陶山有採樵者時或見之

孺子結髮

棲巖勤餌

濯蔬清溪

探犬枸杞

飲以鏹汁

翻然上舉

神山衍衍

瀛洲語語

宜君王老

王老坊州宜君縣人居于村墅頗好道愛客務行陰德為意其妻亦同心不倦一旦有縵縷老道士造其門王老與妻俱延禮之居月餘間日與王老言談杯酌甚相歡洽俄忽患遍身惡瘡王老乃求醫藥看療益加勤切而瘡日盛一日追踰年道士謂王老曰此

瘡不煩以凡藥治療但得數斛酒浸之自愈於是王老為之精潔釀酒及熟道士言以大甕盛酒吾自加藥浸之遂入甕三日方出鬚髮俱黑顏復少年肌若凝脂王老闔家視之驚異道士謂王老曰此酒可飲能令人飛上天王老信之初甕酒五斛餘及窺存三二升耳清冷香美異於常醪其時方持麥王老與妻子并持麥人共飲皆大醉道士亦飲云可上天否王老曰願隨師所適於是祥風忽起綠雲如蒸屋舍草樹全家人物雞犬一時飛去空中猶聞打麥聲數村人共觀望驚歎唯貓鼠棄而不去風定其傭力持麥人乃遺在別村樹下後亦不食皆得長生宜君縣西三十里有昇仙村在焉

王老嗜年

欵奉海客

仙醴有馨

飲之不惑

碧落鳴鷄

青天打麥

可以華顏

可以改骨

佚道華

侯道華自言峨嵋山來泊於河中永樂觀中風狂衆道士皆輕易之而道華能斤斧觀舍有所損悉自修葺登危歷險人所難及處皆到又為事賤劣有客到不問道俗凡庶悉為提汲湯水濯足浣衣又淘溷灌園辛苦備歷以資於衆衆益賤之驅叱比於傭隸而道華愈欣然又常好子史手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衆或問之要此何為荅曰天上無愚懵仙人咸大笑之經十餘年殿梁上忽有異光人每見之相傳言

開元中劉天師嘗鍊丹成試犬死人不敢服藏之於
殿梁皆謂為妄言忽暴風雨殿微損道華乃登梁復
見光於梁上陷中鑿起木得一合三重內小金合中
有丹遂吞之擲下其合吞丹遽無變動謂之虛誑忽
一日入市醉歸及觀前素有松門偃蓋甚為勝景乃
著木屐上樹悉所去松枝衆道士屢止之不可但斫
曰他日礙我上昇衆人常謂風狂怒之且甚適永樂
縣官入觀見斫松深訝之衆具白於縣官縣官於是
責辱之道華亦欣然後七日道華晨起沐浴裝飾焚
香曰我當有仙使來迎但望空拜不已衆猶未信須
臾人言觀前松上有雲鶴盤旋簫笙響亮道華忽載
在松頂坐久之衆甚驚忙永樂縣官吏道俗奔馳瞻

禮其責辱道華縣官叩磕流血道華揮手以謝道俗
我受玉皇詔授仙臺郎知上清宮善信院今去矣俄
頃雲中仙衆作樂幡幢隱隱凌空而去

蒙蒙道華

掩掩操門

瑤梁有丹

劉師所成

吞豎七日

玉詔載臨

臺郎是授

爰司上清

馬自然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縣人也世為縣之小吏而湘
獨好經史攻文學乃隨道士天下遍遊後歸江南而
嘗醉於湖州墮雪溪經日而出衣不濕坐於水上而
來言適為項羽相召飲酒欲醉方返溪濱觀者如堵
酒氣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拳入

鼻及出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良久指柳樹令隨溪水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適值馬植出相任常州刺史素聞德名乃邀相見延湘甚異之植問道兄幸同姓欲為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植曰扶風湘戲曰相公扶風馬湘則馬牛風但且相知無微同姓意言與植風馬牛不相及也然植留之郡齋益異之或飲會次湘請見小術乃於席上以箸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食衆賓皆稱香美異於常瓜又於褊身及襪上摸錢所出錢不知多少擲之皆稱銅錢撮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收取者須臾復失又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書符令人貼於南壁下以筋擊盤長嘯鼠成群而來走就符

下俯伏湘乃呼鼠有大者近塔前湘曰汝天生微物天與粒食何得穿穴屋室晝夜擾於相公相公且以慈憫為心未能盡殺汝宜便相率離此大鼠乃迴群鼠前皆若叩嗑謝罪遂作群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後城內鼠便絕迹後南遊越州經洞巖禪院僧三百方齋而湘與婺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及弟子王延叟同行僧見湘等到踞而食畧無揖者但資以飯湘不食促知微延叟速食而去僧齋未畢及出門又促遂行到諸暨縣南店中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聞尋道士聲主人遽應此有三人外面極喜請於主人願見道士及入乃二僧但禮拜哀鳴衆僧不識道者昨失迎奉致貽責怒三百僧到今下牀不得

某二僧主事不坐所以特來固乞捨之湘唯睡而不對知微延叟但笑僧愈哀乞湘乃曰此後無以輕慢爲意迴去入門坐僧必能下牀僧迴果如其言湘翌日又南行時方春見一家好菘菜求之不得仍聞惡言命延叟取紙筆知微遂言求菜見沮誠無訟理况在道門詎宜勉之湘笑曰我非訟者也作戲耳於是延叟捧紙筆湘畫一白鷺以水噴之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趣起又飛下再三湘又畫一獾子走趨捉白鷺共踐其菜碎盡不已其主見道士戲笑曾求菜致此慮復爲他術遂哀求湘曰非求菜也故相戲耳於是呼鷺及犬皆飛走投入湘懷中視菜悉無所損又南道霍桐山長溪縣界夜投旅店宿舍少而行旅已

多主人戲曰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容已逼日暮知微延叟切於宿止湘曰汝但於俗旅中睡我坐可到明衆皆睡湘躍身梁上以一脚掛梁倒睡適主人夜起燭光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俄又入壁久之不出主人祈謝移知微延叟入家內淨處方出及旦主人留連忽失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數里尋求已在路旁自霍桐迴永康縣東天寶觀安泊觀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餘年卽化爲石自後松果化爲石忽大風雷震石倒側作數截揚發自廣州節度責授婺州刺史性尚奇異乃徒兩截就郡齋兩截致之龍興寺九松院各高六七尺徑三尺餘其石松皮鱗皴今猶存焉或人有告疾者湘無

藥但以竹拄杖打動處取腹內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其患脚膝腰背馳曲拄杖而來者亦以竹杖打之令放拄杖應手便伸展時有以財帛與湘者再三沮讓不得遂卽留之復散與貧人所遊行之處或宮觀洞巖多題詩句其登秦望山詩曰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河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漫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後歸故鄉省兄適兄遠出嫂姪喜歸湘告曰我與兄共此宅歸來要分此我唯愛東園耳嫂姪異之小叔久離家歸來兄猶未見面何言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駐留三日嫂姪訝不食但飲酒而已待兄不歸

及夜遽卒明日兄歸兄問妻子其故具以實對兄感慟乃曰我弟學道多年非歸要分宅是歸託化於我以絕思望耳乃棺斂其夕棺錮然有聲一家驚異乃窆於園中時大中十年也明年東川奏劔州梓潼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湘於東川謂人曰湘新羽化於浙西今又爲玉皇所詔於此日上昇以其事奏之帝遂勅浙西道杭州覆之發塚視棺果一竹杖而已

自然神明

迴溪走柳

入越駭僧

遊常戲守

羽化故鄉

顯跡劔口

驗之塚間

竹杖何有

鄔通微

鄔通微不知何許人爲道士神氣清爽靜坐默持或

吟或醉多遊於洪州名山人見之多年忽十數年不見則顏狀益少於當時如此識者不測耳其服鍊丹藥遊行無定後於酒樓乘醉飛昇而去

通微羽流

玄靜懃持

或醉以酒

或吟以詩

綽約妙顏

人罕覲之

飛舉市觀

翺遊太虛

許碯

許碯自稱高陽人也少為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於王屋山周遊五嶽名山洞府後從峨嵋山經兩京復自荆襄汴宋抵江淮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桐羅浮無不徧歷到處皆石崖屋壁人不及處題云許碯自峨嵋山尋偃月子到此觀筆蹤者莫不歎

其神異竟莫詳偃月子也後多遊廬江間嘗醉吟曰閨苑花前是醉鄉揜翻王母九霞觴群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好事者或詰之曰我天仙也方在崑崙就宴失儀見謫人皆笑之以為風狂後當春景插花滿頭把花作舞止酒家樓醉歌昇雲飛去

高陽許碯

放遊五嶽

跡肇峨嵋

蹤追偃月

自標天仙

翻觴謫落

將復崑閩

簪花蹈躍

金可記

金可記新羅人也賓貢進士性沉靜好道不尚華侈或服氣鍊形自以為樂博學強記屬文清麗美姿容舉動言談迥有中華之風俄擢第退居終南山子午

谷中懷隱逸之趣手植奇花異果極多常焚香靜坐
若有思念又誦道德及諸仙經不輟後三年思歸本
國航海而去復來衣道服却入中南務行陰德人有
所求無沮者精勤爲事人不可諳也大中十一年十
二日忽上表言臣奉玉皇詔爲英文臺侍郎明年二
月十五日當上昇時宣宗極以爲異遣中使徵入內
固辭不就又求見玉皇詔辭以爲別仙所掌不留人
間遂賜宮女四人香藥金綵又遣中使二人專看待
狎可記獨居靜室宮女中使多不接近每夜聞室內
常有人談笑聲中使竊窺之但見仙官仙女各坐龍
鳳之上儼然相對復有侍衛非少而宮女中使不敢
輒驚二月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爛熳果有五雲咲

鶴白鵠簫笙金石羽蓋瓊輪幡幢滿空仙仗極衆皇
天而去朝列士庶觀者填溢山谷莫不瞻禮嘆異

可記賓王

來自踰裔

修誦終南

浮海再至

玉皇歸音

英文謂寄

幢葆繽紛

仲春迎去

宋玄白

宋玄白不知何許人爲道士身長七尺餘眉目如畫
端美肥白言談秀麗人見皆愛之有道術夏則衣綿
冬則單衣臥雪中去身一丈餘周匝氣出如蒸而雪
不凝又指燈卽滅指人若隙風所吹颼颼然指庭間
草木颼颼而動多遊名山自茅山出潤州希玄觀後
遊括蒼仙都辟穀養氣然嗜酒或食彘肉必五斤以

蒜蘘一盆手撮肉畢卽飲酒二盃用一白梅人有求得二片蒜食之者言不作蒜味有如異香終日在齒舌間香不歇人問得蒜食者頗多而畢身無病壽皆八九十玄白到處住則以金帛求置二三美妾行則捨之人皆以爲得補腦還元之術又遊越州遇大旱方曝尫樂龍以祈雨涉旬亢陽愈甚玄白見之以爲凡所降雨湏俟天命非上奏無以致之於是止於玄真觀焚香上祝經夕大雨澍告足越人極神異之復南遊到信州又逢大旱祈禱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州乃請之遽作術飛釘城隍神雙目刺史韋德璘怪其貯婦女復釘城隍此妖狂也將加責辱健步輩欲向之手脚皆不能動悉仆倒枷杖亦自摧折玄白笑謂德璘曰使君不悟劉根欲見誅罰祖稱耶德璘方懼祈禱須臾致雨禮而遣之其靈術屢施不可備記後之撫州南城縣白日上昇而去

澹矣玄白

吞腥啄腐

金求麗姝

粲者爰處

颼颼役風

沛沛澍雨

南城一昇

千秋流譽

賀自真

賀自真莫窳其來也爲道士居嵩山有文學爲事高古常焚修精勤年少人亦不知其甲子然道俗相傳見之多年矣皆不甚爲異一日雲鶴滿空聲樂清響自真忽飛昇而去時有處士陳陶在東都見洛城人觀望瞻禮驚歎不已遂爲詩曰子晉鸞飛古洛川金

桃再熟賀郎仙三清樂奏高丘下五色雲屯御苑前
朱頂舞低迎絳節青鬟歌對駐香輶誰能白晝相悲
哭太極光陰一萬年

自真何來

高丘道侶

翳夢歲年

誰知甲子

空導仙歌

身浮鶴羽

處士作頌

遺之千祀

賣藥翁

賣藥翁莫知其姓名人或詰之稱祗此是其姓名也
有自童稚見之迨于暮齒復見其顏狀不改常提一
大葫蘆賣藥人告疾苦求藥得錢不得錢悉與之無
沮藥皆稱神効或無疾戲而求藥者得必失之由是
人不敢妄求藥敬之如神明常醉於城市間得錢亦
與貧人或戲問之有大還丹賣否曰有一粒一千貫
錢人皆笑之以爲風狂多於城市笑罵人曰有錢不
買藥喫盡作土饅頭去人莫曉其意益笑之後於長
安賣藥抖擻葫蘆已空內只有一丸出極大有光明
安在掌中謂人曰百年人間賣藥過却億兆人無一
人首把錢買藥喫深可哀哉今須自喫却藥纔入口
足下五色雲生風起飄飄飛騰而去

賣藥仙翁

疲心弘濟

葫蘆藥磬

行路不遇

一丸光明

百年自御

五雲歛生

飄然遺世

酆去奢

酆去奢衢州龍丘人也家於九峯山下少入道遊學

道術精思忘疲年三十餘便居處州松陽縣安和觀
卽葉靜能故鄉學道之所而觀北五里有茅山高五
十餘丈相傳云漢張天師及葉靜能皆居此山修道
去奢慕前事登其山遂結菴以居後觀中道士相率
山下人爲之構屋及造堂宇設老君寫張天師像及
葉靜能真影朝夕焚修朝禮山東南有一方石濶二
丈餘平若砥蓋天生也去奢常坐其上拱默靜想一
旦感神人謂之曰張天師有斬邪劍二口并瓶盛丹
在此石下可以取之去奢謝神人曰此石天設非人
力可加自惟荒繆守真而已託以止獲安久蒙靈祐
劍之與丹詎敢輒取神人曰但勤修無息劍丹自可
立致後三年神人遂以劍丹送於去奢劍乃張天師
七星劍丹以

石匣藏一斛盛之傾藥得斛餘如麻子時麗水縣人
紅色光明去奢自服及施人有疾皆愈

華造承中和年荒亂之後擁土人據巖險浙東帥具
以上朝廷

議欲息兵按
造以爲刺史而造兇險聞去奢神與劍丹而囚鎖去

奢於空屋中時方盛暑一月不與飲食造謂去奢已

斃矣及開屋見神色儼然顏狀光白愈於來時造極

驚異却送去奢歸山劍丹留之一夜風雷飛鳴失所

去奢聞神人告却歸石下爾後去奢居山十五年每

言常見龍虎異鳥行於庭際安和觀道士多寄山頂

燒奏見龍虎鳥跡咸驚異去奢不食多年他人忽穢

觸其山春冬則猛獸來驚夏秋則毒蛇所螫去奢又

言每見雷雨在山半龍行雨及雷公電母鬼神甚衆

或到此山相見甚有禮焉又寄宿道士夜皆聞去奢

居靜室內到曉與人談話竊窺之乃聞異香滿山及環珮聲去奢儼坐有戴遠遊冠絳服螺髻垂髮碧綃衣男女四人對坐侍從皆玉童玉女光明照身復有神人遠遊於側而道士皆不敢驚歸觀中傳說以為異耳却後十五年去奢告道士曰恐當離此山去不長相見也他日忽有綵雲鸞鶴聲樂滿空徘徊山頂復有與耕幢幡靈官駕龍鹿背五色赤騎鸞鳳迎去奢上昇而去山下道俗觀望甚衆後野火焚其屋舍而靈跡尚存今有道士醮祭焉

去奢入道

標館安和

靈劍自至

神丹孔多

龍虎衛庭

玉女來過

玄洲迥赴

騎鸞巖阿

謝自然

謝自然蜀華陽女真人幼入道其師以黃老仙經示之一覽皆如舊讀再覽誦之不忘及長神清爽言談迥高好琴阮善筆札能屬文常鄙卓文君之為人每焚修瞻禱王母麻姑慕南嶽魏夫人之節操及年四十出遠遊往青州大面峨嵋三十六淨廬二十四治直犁尋離蜀歷京洛抵江淮凡有名山洞府靈跡之所無不辛勤歷覽後聞天台山道士司馬承禎居玉青峰有道孤高遂詣焉師事承禎三年別居山野但日採樵為承禎執爨而歸又持香果專切問道承禎訝其堅苦曰我無道德何以勝此然爾竟何所欲自然曰萬里之外嚮師得度世之道故來求受上法

以度耳非他求也承禎以女真罕傳上法恐泄慢六道但唯諾而已復經逾歲月自然乃嘆曰明師未錄無乃命也每登玉霄峰卽見滄海蓬萊亦應非遠人間恐無可師者於是告別承禎言去遊蓬萊罄捨資裝布衣絕粒挈一席以投於海泛於波上適新羅船見之就載及登船數日但見海水碧色日落則遠浪相感陰火連天船在火焰中行逾年船爲風颺入一色水如墨又一色水如粉又一色水如朱又一色水黃若硫黃氣忽風轉船乃投陽澳中有山日照如金色亦有草樹香霧走獸飛禽皆黃色船人俱上山見石無大小悉是硫黃賈客遽棄別貨盡載其石凡經四色水每過一水皆二虔敬終五日晝夜風帆所適

莫知遠近復行月餘又爲橫風所飄海人惶慄舟人恐懼遙見水上湧出大山上列紅旗千餘面海師言是鯨魚揚鬣又晴天忽見氣直上高百餘丈旁若暴風雨此魚腦有井噓吸則氣出如此復見海人怪獸鬼神千態萬狀自然乃焚香想蓬萊禱祝須臾俄到一山見林木花鳥烟嵐若春海師登山望有屋舍人家甚衆自然謂曰豈非仙山也而海師言船人可登山歇泊以候風便俄而人皆登山散步而自然獨遊一處有道士數人侍者皆青衣有樹風動如金石聲花草香薰人徹骨綵鸞霜鶴碧雞五色犬遊於庭際中有一人花冠霞帔狀貌端美青衣引自然入虔懇伸謁道士問欲何往自然曰蓬萊尋師求度世去道

士笑曰蓬萊隔弱水此去三十萬里非舟楫可行非飛仙莫到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此乃良師也可以迴去俄頃風起聞海師促人登船言風已便及揚帆又爲橫風飄三日却到台州岸自然欣然徃天台具言其實以告承禎并謝前過承禎曰俟擇日升壇以度於是傳授上清法後却歸屬至貞元年中白日上昇而去節度使韋臯奏之

華陽女真

焚修藹藹

訪道玉霄

求師碧海

差爾承禎

丹臺名在

挂席還台

青鉛獲採

裴玄靜

裴氏道名玄靜緱氏縣令昇之女鄆縣尉李言妻也

幼而聰慧母以詩書示之覽皆誦之不忘及笄以婦功容自飾而情迥然好道請於父母置一靜室披戴父母亦崇道深念許之日以香火瞻禮道像以女使俾之必逐於外處獨居若別有女伴言話父母窺之復不見人詰之堅不言潔思閒淡雖骨肉常見而拘之以禮曾無慢容及年二十父母欲歸於李言聞之深以爲不可唯願入道修真以求度世父母抑之曰女生有歸是爲禮婦時不可失禮不可虧儻入道是畢世無所歸也南嶽魏夫人亦從人棄嗣後爲上仙遂逼之以適李言敬事李言婦禮臻備未一月間告於李言以素修道神人不許爲君妻請絕俗李言亦早慕道聞妻之言甚異乃獨居靜室焚修夜中聞言

笑聲李言稍疑之未敢驚乃壁隙窺之見光明滿室
聞異香芬馥有二女子年可十七八鳳髻霓裳姿態
婉麗侍女數人皆雲鬟綃服綽約在側玄靜與二女
子言談李言異之而退及旦問於玄靜曰有之此崑
崙仙侶相省上仙已知君窺以術止之而君未覺更
來慎勿窺也恐君爲靈官所責然玄靜與君宿緣甚
薄非久在人間道君念君後嗣未立候上仙來當爲
言之後一夕有天女降李言之室經年復降送一兒
與李言曰此君之子也玄靜卽當去矣後三日有五
雲盤旋仙女奏樂白鳳載玄靜昇天向西北而去

玄靜道骨

充言之幃

崑侶來思

縮鳳披霓

娥娥霄談

皎皎隙窺

縞鶴素鸞

載爾當期

戚道遙

戚氏道名道遙冀州南宮人也父教授生徒以自資
而道遙十餘歲情頗清澹不爲兒戲有好道心父母
亦知之常行陰德於人而父以女誠授於道遙覽之
曰此常人之事耳遂取老子仙經誦之不輟及笄媒
氏詣其家聞之以爲不祥迨二十歲父母以適同邑
蒯潯耕織之家而舅姑嚴酷責之以蠶農怠惰而道
遙晨昏以齋潔修淨爲事殊不以生計在意蒯潯亦
屢責之道遙白舅姑請退返於父母家及父母家亦
逼迴於是以不能爲塵俗事願獨居靜室修道以資
舅姑蒯潯與父母俱有他疑乃棄之於一室而道遙

但以香水為資絕食靜想自歌曰笑看滄海欲成塵
王母花前別衆真千載却歸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間
人蒯潯家及鄰里悉以為妖狂夜聞室內有人言語
聲及曉見獨坐亦不驚又三日晨起舉家聞屋裂如
雷但見所服衣履在室內仰視半天有雲霞烟靄煥
赫鸞鶴飛鳴復有仙樂香輶綵仗羅列逍遙與衆仙
俱在雲中歷歷言分別言語蒯潯馳報逍遙父母到
猶見之邑郭之人咸奔觀望無不驚嘆

戚女逍遙

綿綿誦經

捐蠶墮織

灑爾離塵

閉關却粒

晨夕思真

媿耀昇軒

驚嗟國人

續仙傳終

後跋

予思士自殷名貴惟古善而皇甫謐茲傳之叙以時
病之深有見於秦漢者之不克封養也然人麗不繁
仰無廸屢起於被衣訖於焦先五嶽山人咸讚之少
一讀焉既而不見其書後皇甫華陽山人以弟少玄
子續傳成乃仍其先編采之而不用五嶽山人之讚
蓋續傳甫成而少玄子不遑暇也今華陽百泉理山
文采競耀端有望於續讚云

黃魯曾



行